■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三刊出

歷史與空間

上水的「巨變」

■文滿林

上水位於深圳羅湖口岸一箭之遙，由於接近羅湖口岸關係，自內地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近十多年來，可謂得天獨厚，一個本來只是平平無奇的新界邊陲鄉村小鎮，卻快速變成比九龍旺角還熱鬧的新城鎮，被形容為「香港羅湖商業城」。每日從內地羅湖海關過境到上水購物之人群幾達數以萬計。上水火車站及其周遭之上水廣場、彩園邨商場、新都廣場和石湖墟街道終日擠滿購物消費遊人，連帶十多間大型酒樓和數之不盡的食肆都坐無虛席，一位難求。至於金行錶行、藥房海味店、兌換店及專賣名牌服裝和電器之商舖則愈開愈多。一座商場、一條街道有八成以上商舖都盡是與經營此類物品有關的。店舖生意紅紅火火，人客川流不息，難怪居住上水的居民形容說：在上水區做甚麼生意都「發」。據有關資料統計，現時上水區的入住人口約八九萬，包括原居民之上水鄉十多條村、石湖墟，以及近十多二十年才興建的太平邨、天平邨、彩園邨、清河邨和相連之居屋，以及多個大型私人屋苑。然則，每日在上水遊走的人數卻不止此數，尤其專程從大陸各地貪方便來上水購物的，以及近年冒起的「水貨客」，幾把這個數十年前邊陲小鎮「迫爆」。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上水，只有一二萬人的小鎮。分別住在上水鄉及一個方圓不大、新近興建的石湖墟。石湖墟只有十多條街道，最長的就是一條新豐路約百多米長，其他的都較短。石湖墟的街道多以新字冠名，如新豐路、新成路、新財街、新功街、新勤街等。所建樓宇一律是三層高。當年還有一間行樂戲院，設備雖然簡陋，沒有空調只有牛角扇，但入座率卻非常高，放的是三輪粵語片。大抵因為在四五十年前香港的娛樂節目非常單一，尤其在新界鄉村小鎮，最大的娛樂就是看電影（影畫）。觀眾不但來自石湖墟及上水鄉居民，更甚者還有許多來自上水區附近的農村，如新田、洲頭、古洞、河上鄉、蕉徑、打鼓嶺、沙頭角、文錦渡、金錢村、松柏朗（練馬師簡炳墀家鄉）等，為了看場影畫，不惜從偏遠農村坐車（巴士）趕來上水行樂戲院。當然，他們不單單為看戲而至，還順便辦理私務和購買其他日常用品，例如去銀行存錢或提款，到金行買首飾。當年上水雖然是個小鎮，石湖墟卻開了不少金行和銀行，如廣東信託銀行、遠東銀行、匯豐銀行、渣打銀行。有一些老字號的金行至今依然存在，如南盛老金行，老西成金行已有四十多五十年歷史。當年石湖墟開設的銀行和金行，生意不俗，全拜附近不少農村村民所賜，他們一有餘錢就將其存入銀行，或購買金飾保值，或作嫁妝之用。他們捨得買金飾，卻不捨得飲飲食食。當年石湖墟只有一間像樣的「東湖酒家」，地下加閣樓不足二十張枱，不似現在酒樓隨便可擺數十席或上百酒席。

■上水鄉太平清醮。 資料圖片

說到上水，不能不說上水鄉，因為有上水才有上水鄉之名，才有上水石湖墟和上水火車站。上水鄉距離上水火車站約有六七百米，只需步行十多分鐘路程。上水鄉是個統稱，內有近十多個圍村，如圍內村、大元村、興仁村、文閣村、門口村、莆上村等。當年上水鄉的村屋，盡是傳統的青磚瓦背屋，一層過，結構簡單，沒有窗口、沒有廁所、沒有自來水、沒有去水位，用的是公共井水，公共廁所。故上水鄉內的水井不少，甚至有條以「井頭村」冠名之村。廁所也多。村屋沒有廁所，非常不便。人有三急，半夜三更拉肚子就感到非常狼狽和尷尬。尤其在寒冬日子，北風呼呼行走，別有一番滋味。

事隔數十年，今時今日的上水鄉，頗有鳥槍換大砲之感。一層過的傳統村屋已不復存在了。所見的盡是三層高的丁屋，三合土石屎材料代替青磚瓦背，每座都有鋼窗鋁窗，自來水代替井水，每戶都有馬桶廁所設計。三層高的丁屋設計設備和裝潢不遜於有錢人興建的別墅。

若說上水鄉沒有改變的，就是上水鄉內的幾間祠堂，依然保持數十年前甚至百多年前的原貌，和村民傳統的風土人情習俗。上水鄉為廖姓，屬新界四大姓氏之一。村內有廖萬石堂和一座廖明德堂，都屬政府一級保育文物古蹟。祠堂所佔面積頗大，青磚瓦背石柱橫樑，很有氣勢和特色，供村民祭典喜慶之用。平日許多慕名而至的香港市區的市民都來參觀遊覽，成為一個熱門的旅遊景觀。

每逢大時大節，如農曆新年及八月十五中秋節，上水鄉就顯得異常熱鬧。為生活為工作散落在其他地方以至世界各地的一代子子孫孫都會不惜千里迢迢趕返上水家鄉團聚過節日。燒炮仗，放孔明燈不能或缺。還有每逢紅色假期，年輕一輩都喜歡帶（請）市區的朋友及同事返丁屋（祖屋），在門前或天台作燒烤野餐，一直喧嘩至深夜才罷休。這已成為上水鄉近年的一大特色。

早年的上水鄉，尤其是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上水鄉和石湖墟的居民清一色是本地原居民，祖屋和物業全作自住。然近年來，這種固有的思維已被打破了。將祖屋（丁屋）的一部分租給外邊的人。近期是內地個人遊和走水貨的人。由於外來到村裡搵地方租住的人愈來愈多，供不應求。惟有將租金推高。單是出租的收入就非常可觀，生活大大改善，有些村民單是租金的收入已經好過出去打工。閒來惟有各自找尋各種娛樂，有些每逢假日就聯群結隊坐私家車去深圳觀瀾湖打高爾夫球消遣。可謂優哉游哉。這種生活比之數十年前可謂天淵之別，無論在生活上物質上和社會的變化都可謂脫胎換骨。上水，這個幾十年前的邊陲小鎮，今日變得如斯巨大，真有點令人意想不到。筆者一九六一年曾在上水莆上村木屋住過兩年，三年前重回上水鄉居住，頗有一番滋味和感受，一切一切是否都拜內地改革開放所賜？

豆棚閒話

■孫貴頌

「屈人」之道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們孫姓的大軍事家孫武，早在2500多年前提出的這個關於戰爭的論述，得到了古今中外除了戰爭狂人的所有軍事家的首肯，說明它是個絕對的好主意。

時至今日，孫子與孫子兵法的研究由兵法而政治，由軍界而商界，廣泛而深入。「屈人之兵」是用兵，是打仗；而不用兵不打仗而「屈人」呢？那就脫離了戰爭軌道，比如現實生活中的一般民眾，以「兵」而「屈人」者已不多見，因為早已告別了冷兵器時代，比拳頭不如比筆頭，何況中國在日益走向法治社會，刀具管制又十分嚴格，動不動就想「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既不明智也被禁止。而以「不戰」而「屈人」者，則與進步的時代合轍押韻。所以研究一下當今的「屈人」之道，就有了實際意義。

現代社會是一個人很多但飯碗不多、崗位不少但好崗位較少的社會。誰都想捧金飯碗——比如那個旱澇保收的公務員，大家拚命往上擠，誰都不想端泥飯碗——比如那些「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豬差，幹得比驢多」的工種和職業。因此就出現了所謂競爭。有競爭就有強大與弱小之分，有聰明與愚笨之別，有勝利與失敗之果。一人戰勝另一人、一方打敗另一方，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怎樣「屈人」卻大有學問和門道。

有的靠真本事。這種人吃苦能幹，努力奮鬥，認真做事，本分為人。以自己的成績和汗水，贏得同事的信任和服氣。被重獎了、重用了或提拔了，大家服氣的多，怨氣的少。

有的靠耍陰謀詭計。這種人本事不大，或者本事挺大，但又怕同事比他的本事更大，於是就走旁門左道，像比武一樣，本來應當刀對刀槍對槍，但他卻劍走偏鋒，使用暗器，給人家黑的吃；像考試一樣，別人都循規蹈矩，照章辦事，他卻偷偷摸摸做手腳。最後，雖然付出的沒有他人多，但得到的卻比人家的多，流的汗比人家少，而劃拉到手的果實卻不少。而那些與他競爭的失敗者，輸了還不知輸在什麼地方，自嘆命運不濟、蒼天無珠。

有的靠溜鬚拍馬。這種人以吹牛皮、拍馬屁來贏得信任，臉皮厚到不要臉的程度。中國的官場是湧現此類人物的豐產田。因為晉陞、提拔或重用不是靠成績、能力與水平，而往往是由某個領導或某幾個領導的印象、感覺來決定拍板，這樣的制度背景下「造就」一些馬屁精，幾乎是必然的。最典型的是那個河南省劇協主席，把肉麻當有趣，當着領導的面說：「某書記到河南之後，我們河南文化界的春天就到了，我們每天激動萬分，以淚洗面。」讓人想起春晚小品中蔡明的那句「經典」台詞：「噁心他媽給噁心開門——噁心到家了」。

有的靠請客送禮。捨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捨得捨得，有捨才能得。有些人，雖然沒有背景沒有靠山沒有本事，整個一「三無產品」，可是還不甘寂寞，不甘落後，不甘示弱，還想得頭名狀元，還想當「一把手」。當不上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也將就；當不上正職，副職也湊合；當不上掌握實權的領導職務，弄個享受領導待遇的職務也安慰。但這一切都不是現成的，要想讓生米做成熟飯，還得經過一道「添水加薪」的步驟。在官場上，這「水」是油水，這「薪」是薪金。只有將油水與薪金孝敬對了地方奉獻準了人，那個領導幹部的「指標」才能淋到你的頭上。而那些不跑不送的人，「還有一定差距，希望今後繼續努力吧」。

最後還要提一下那些有背景的人。時下，做官，只要有點背景，就能達到比你的能力高得多的官位；經商，只要有點背景，就能弄到比別人賺錢多的生意。這幾乎成了社會的常態。我一個沒有背景的凡夫俗子，在部隊16年才混到了少校；而一位有背景而且有大背景的高幹之後，參軍第10年就飆升為中國幾百萬軍人中的「最年輕少將」。現在有一些人喜歡「拼爹爹」，豈不知也有人鍾情拼爺爺，動不動就「我爺爺如何如何」，靠爺爺來抬高自己，吸引眼球。其實社會看起來很大，但掙錢吃飯的崗位是有限的，一個蘿蔔一個坑，你佔了，別人就只好閒着。有背景者當了領導，別人就只好被領導；有背景者攬到了賺錢的項目，別人只好去喝西北風。這樣的「屈人」，軍事術語叫「勝之不武」。

行動受制於思想。條條大道通羅馬，「屈人」的辦法萬萬千。誰都知道現在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競爭的社會，但也是一個公平的社會，一個公開的社會。在走向目標的過程中，所用手段五花八門，但如果歸一下類的話，也只有合理與不合理、正當與不正當、靠別人或靠自己等幾種。可以用他人的血來染紅頂子，可以流自己的汗去登成功山。選擇是你的自由，評價可就由不得你了。

畫中有話

■圖：K.Wong

詩意偶拾

■張 禮

秋天的落葉

是時候了
該離開樹母親的懷抱
去尋找自己的夢
秋天的落葉
點綴着點點的惆悵

秋風一吹，吹落滿樹的憂傷
樹葉很愛樹
可它們卻不得不在秋末分離
樹葉被秋天浸染
落地後便成了滿地的緋紅

來鴻

■胡居魁

一棵樹的過往

沒人說得清老屋旁的麥草垛消失於何時，原本屬於它的地方現如今立着一棵樹，枝葉峻茂，鬱鬱蔥蔥。

耳畔傳來咯咯、咯咯的歡笑——不遠處，兩個大孩子領着一幫小孩子像小山羊一樣撒着歡兒，衝向左、衝向右。娃娃們的遊戲於我是陌生的，透心爽朗的笑語卻是熟悉的，一如兒時依偎在麥草垛身邊的舊夢。

■一顆樹。 網上圖片

六月剛冒尖兒，懸置於土牆上的鐮刀便在井水與磨刀石的霍霍催促聲中甦醒，奔向麥田，電光石火般傳遞着集合的信息。所到之處，一株株麥子聚集、匯攏，化身壯漢般粗細的「麥個子」，「麥個子」們匆匆跳上田間地頭的板車，湧向了各家娃娃們看護的麥場。

麥場擁擠起來。萬千麥秸張着圓圓小口，呼出最後一絲青澀的氣息，甘美而清新，悄悄拭去了因物的密集而萌生的不快。各家小主人忙活起來，歡騰地搜尋着麥秸間夾雜的寶藏——滋味鮮美的金燈果，愈軟愈香的馬泡瓜，還有那大的背着小的、不知身處異鄉的青草色的螞蚱。

夜色初上，小夥伴們鬧哄哄地玩起捉迷藏的遊戲。伴着急促的倒計時，大傢伙兒四散開來，紛紛紮進麥草堆，僅僅數秒間，麥場上空的漣漪便了無痕跡。查數的小夥伴緊鑼密鼓地搜尋着，爬上麥草堆千般折騰，藏在麥草堆中的人則像戰爭片中逃避追捕的百姓，死死趴着，不為所動。夜色愈濃，不幸落網者和捉人的小夥伴倦了，四下奔走哀求，數聲無果後，不知去向何方。無盡的黑暗與異乎尋常的沉寂透着恐懼，回家的念想滋長、發酵。終於，大傢伙像鼴鼠般一個接着一個探出腦袋，窸窸窣窣爬出洞來。不知是誰「啊」的一聲尖叫，唯恐天下不亂的主兒也亦真亦假地附和起來，一時間，恐懼穿透黑暗，刺入每個人的心中。於是，一個個黑影飛奔到歸家的小路上，大一點兒的在前面嬉笑着，小一些的跟在後面嚎哭着，衝向了家的方向。

麥場上的樂趣恰如太陽底下躺上幾日的新麥，飽滿而實在，沒有絲毫水分。穀物歸倉時，夾雜着綠意的秸稈也着上了十成的金色，搭上了回家的末班車。板車停在老屋不遠處，大人們拿着桑叉勞作，將秸稈一層層均勻鋪開，我們應邀在秸稈上玩耍，不知疲倦地跳動，麥草垛則愈發沉斂、厚實。麥草垛建成，大人們總要誇上幾句，一年之中，此等備受禮遇的玩耍無疑是少有的。

麥草垛似乎總會成為快樂的發源地。四鄰家的雞群每每在麥草垛邊刨食，歇腳。深諳雞群習性的我們隔三差五攀爬至草垛頂，不時會有驚喜的發現。幾枚雞蛋可愛地躺着，靜候着攀援至此的勇士。

仲夏時分，一向不大佩服的鄰家大娘破天荒地從麥草垛中扒出一窩刺蝟。消息傳來，追趕過她家鴨子的我們不免惶恐起來，生怕被拒之門外。一幫孩子中間，大娘和刺蝟被團團圍住，大娘脫掉布鞋墊在屁股底，從容落座，刺蝟們靦腆地蜷縮在雞籠的一角，不肯露面，孩子們則畢恭畢敬地站着，不敢造次。大娘平緩地述說着事件的始末，孩子們瞪大眼睛聽着，唯恐漏下一字，比之學堂要認真許多。大娘的話匣子打開了，她細數着刺蝟的習性，恰如家中寥寥無幾的物件一般明瞭，周圍的孩子們嘖嘖不已。自此，大娘家的鴨子們過上了太平的日子，麥草垛有如被施了魔法，無論誰家孩子經過那裡，都會中了邪似的把腦袋貼到地上，圍着牠轉上一圈。膽小的刺蝟們似乎聽聞了風聲，始終沒再出現，大娘則愈發偉岸起來。

麥草源源不斷地從麥草垛處湧向灶台，化為煙囪中的濃煙，化為灶台底的烈火。深秋紅薯成熟時分，對麥草的感情也隨着身上的棉衣厚重起來。早飯過後，灶台底的麥草灰依舊透着幾絲火光，丟幾塊紅薯，埋入灰中，而後便可盡情玩耍了。待到中午鄰近，草灰已將紅薯煨熟，剝除灰色的皮囊，留下的甜蜜足以綿延至冬日的尾聲。

收割機開進村莊的那個夏天，麥場上清閒了許多。新麥回家時，許多麥草躺在田中，付之一炬。那年，村子裡的麥草垛少了很多，街頭的煤氣灶賣得熱火朝天，老屋旁的麥草垛卻一直還在。

幾年後的冬日，春節剛過，我背着行囊離家謀生。四鄰的老人們慵懶地倚着麥草垛，有滋有味地砸着煙管，曬着太陽。母親還在埋怨我不主動和大伯們打招呼時，他們便已開口：「老三，出去發財？」

「嗯。」我使勁兒點點頭，像往常一樣望了望那熟悉的麥草垛。沒曾想，多年之後，它竟化為了一棵樹。

生活點滴

■星 池

遼 闊

落日餘暉，在柔和燈光照耀下，小外甥正在埋首做功課。新學期展開，他已升上小學三年級，目下的中文科詞語簿，格子比去年的較為細小。鉛筆鈍了，務必削尖，每落一筆，要更用心。首次嘗試，尚未習慣，一旦粗心大意地把筆劃寫出界線外，惟有以橡皮擦消字，再作嘗試。是錯覺，或是事實，此刻瞥見小外甥的身影，長大了不少。

功課簿的格子細小了，未能像往時般得心應手，寫來總是束手束腳，有所限制，實是一種學習。方格愈來愈小，初時確是寫得辛苦，待有天駕輕就熟，便會察覺，於同一空間，即能比昔日寫下更多字詞，記下更多事情，歡喜瞧見自己的一點進步。世事本如是，有朝一日須委曲於狹小地方，縱使如何艱苦，暫且當作歷練，在能力範圍內做好應盡的責任。將來，時機來臨，在開闊的環境，驀然回望，感受到更為寬廣的宇宙。

小小身軀，思想亦可遠大無垠。人生在世，儘管要守在藩籬，暫時難以越過界限，也無須氣餒。自己的世界如何，可有迴異角度，全憑內心來作決定。正如，人們可慨嘆俗務繁亂，世事多紛擾，在心湖蓋上一層淡淡的愁雲慘霧，茫無頭緒，僅僅消極地等誰來拯救，但亦能衝破既定想法的局限，可知天氣變幻無常，或晴或陰，外面怎樣暴風驟雨，尚可在心中繼續放晴。憶及本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科寫作能力試卷，其中一題為「陽光與陰影」，看圖寫文，是笑臉迎向太陽，或是沮喪低首顧影神傷，事實上，快樂與否，是種選擇。

此時，小外甥做畢功課，欣然呼了口氣，細聲自說終於完成了。我把跳得太遠的思緒，輕輕重投眼前功課簿上的格子。於我等成人而言，在這些格子寫字，遊刃有餘，可是，任何年歲也當持續學習，成長，期待在更遼闊的天空飛翔。